

詩
疑
辨
證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莫瞻菴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李覲龍

欽定四庫全書

詩疑辨證卷四

鹿鳴篇

上海黃中松撰

古者人君以嘉禮賓臣者有四焉宗族兄弟也朋友故舊也孤卿大夫也公侯伯子男也其禮有饗有燕有食饗者烹大牢以飲賓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訓恭儉也燕者所以示慈惠其樂無算取其驩而已其爵無算

取其醉而已食者饗禮之中舉樂以薦牲體焉晉語曰
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李如圭謂饗重
而燕輕饗在廟燕在寢是饗與燕非一時事矣朱子亦
云小雅恐是燕禮所用大雅須饗禮用之集傳據儀禮
以正詩而儀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乃燕禮
也又鹿鳴三章言和樂且湛湛者樂之久也燕以示慈
惠不妨於久則此詩為燕無疑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
是已朱傳以為燕饗賓客之詩且於魚麗南有嘉魚南

山有臺皆曰燕饗通用之樂獨以蓼蕭湛露為燕諸侯之詩而彤弓明言一朝饗之亦以為燕諸侯者何歟饗燕對文則別互文則通也序言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鄭箋曰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攷聘禮云致饗以酬幣又云君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是鄭以飲之為饗禮食之為食禮也此詩固兼饗食矣鄭又云饗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

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

諸侯於鄰國之君與

天子與諸侯同

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臣皆歌鹿鳴合鄉

樂是鹿鳴之詩為燕而升歌之樂亦為饗而合樂之章

合樂雖降於升歌而鹿鳴亦歌於饗時矣故燕禮云燕

鄰國聘問之賓歌鹿鳴而左傳穆叔如晉晉侯饗之歌

鹿鳴而三拜此其明証也孔氏據此詩之序與箋而謂

天子於羣臣饗燕皆有又據周禮掌客職

曰上公三饗三燕侯伯再

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

知天子於諸侯饗燕皆有據左傳

宣十六年晉使

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又晉士文伯如周王與文伯燕

知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

俱有據周禮

司儀職凡諸公相為賓致饗食

左傳

公與晉侯燕于河上

知諸侯相

與饗燕俱有據左傳

穆叔如晉晉侯饗之季文子復命公饗之

聘禮

公與賓再饗一

燕禮

燕已之臣子

知諸侯於聘問之賓及自與羣臣饗燕

俱有饗燕之禮備矣朱傳非無據耳

革

毛傳曰革萍也是革為水草也鄭箋訓為賴蕭是革為

陸草也攷爾雅原有二訓一曰萍萍其大者蘋郭註水

中浮萍江東謂之藻詩曰于以采蘋一曰革賴蕭郭註

今賴蒿也詩小雅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分別二詩之
蘋苹甚明孔疏申箋曰萍是水中之草非鹿所食故不
從傳羅願曰鹿豕亦就水旁求食食萍容有之不必易
傳王安石從毛呂記朱傳俱從鄭竊以爾雅所謂萍萍
者其字加水旁而為萍所謂苹賴蕭者其字乃經文之
苹也則當從賴蕭之訓矣且經文明言野之苹何反謂
水之苹乎但孔疏邢疏呂記引陸璣草木疏俱言苹葉
青白色莖如箸而輕肥初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今攷

陸疏本正相合朱傳則云青色白莖如箸去葉字顛倒
白色兩字義訓大別則不知朱子何所本也

嘉賓

經止言嘉賓而序言燕羣臣嘉賓孔疏謂序之羣臣即

經之嘉賓並言之明羣臣亦為嘉賓也范逸齋曰於朝

以名分言也於燕曰黃實夫曰以上下之分言則謂羣

嘉賓以禮意言也賓之言亦明晰故朱子從之當已張橫渠引漢光武友

禮有仕而未受祿范淳夫曰羣臣在位者嘉分已仕未

者不純臣之道賓聘而未受祿者

仕言夫君之燕臣其事不一有因祭而燕者有因朝而
燕者有因聘而燕因錫有功而燕者如張范之說則序
於經文嘉賓之外添一羣臣而經文但言未受祿之嘉
賓不及羣臣又於典禮多掛漏矣但觀樂記言大學始
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鄉飲酒注言卿大夫貢士而與
之飲酒歌鹿鳴采其嘉賓示我以善道又有明德可則效也四牡采其忠孝之心皇華采其欲
咨謀於賢者也曰始官曰貢士則似指始仕者言韓子曰楊侯
始冠舉於鄉歌鹿鳴而來則唐時猶行此禮而鄭康成

讀示我周行之示為寘謂當寘於周之列位亦似指嘉賓為未有位矣意此詩本為士之始進者而作其後燕羣臣嘉賓而通奏之歟

周行

毛傳曰周行至道也王肅述之

曰謂羣臣嘉賓也夫飲食以饗之瑟笙以樂之

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

謂示我以至美之道鄭箋

曰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

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

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

孔疏

曰中庸曰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寘之河干之寘寘置

也是示寘聲相近故誤為示也易傳者以其上下皆曰嘉賓此獨言大明有異也又大東卷耳並有周行之文皆為周之列位此不得異且下云視民不忮乃作視字此則為示明其不同也且聖君賢臣講道之樂觀其垂法道教宏深非直燕曰話言而已明是據今嘉賓本其賢德由其先有善德置之于官緣此皆賢所以燕饗此章本其賢下章言其法上下相副于義為長故易傳也

謂箋義為長歐陽永叔曰鄭

改示為寘遂失詩義李迂仲曰此言人臣樂君之燕饗何為至此方寘於列位所辨皆當朱傳曰周行大道也

意與毛近謝疊夫

曰古之聖賢無一時而忘學問無一事而非道德鹿鳴之具樂將幣人見

其和樂而已不知所望于嘉賓者講聖人之道德談先王之禮樂皆相示以道也

朱克升

曰道者日

用事物當然之理日用之間坦然可以由之者也 闡發其義可謂詳矣許白雲

以下之德音為有德之言即示我之周行尤為明快又

攷緇衣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鄭注云行道也

言示我以忠信之道

王安石依此註釋詩

時未睹毛詩故本國語

立說其義稍偏不若至道大道之尤包舉要與毛傳不

大相異及箋詩而易之未見其勝

蒿芩

毛傳曰蒿芩

去刃切

也蓋本爾雅爾雅注郭璞云今呼青

蒿香中炙啖者為葍孫炎云荆楚之間謂蒿為葍是也
又陸疏云蒿青蒿也荆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葍也本
草綱目曰諸蒿皆白此蒿獨青二月生苗莖葉俱深青
七八月有黃華甚細結實如粟米然則蒿之類不一惟
青蒿得專蒿名今詩直言食野之蒿則為青蒿可知毛
傳又曰芩草也不指為何草孔氏引草木疏曰莖如釵
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為草真實牛馬亦喜食
之陸釋文引說文曰蒿也然則此詩二章之蒿固為蒿

而首章之革三章之苓皆為蒿類陳長發舉蒿之類甚

備

見詩雅者八又見詩者一見雅者二不見詩雅者三

獨不及苓殆偶忘歟

四牡篇

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攷左傳

曰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魯語曰四牡君所

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則此為勞使臣之詩無疑

矣孔氏謂有功見知則說總述勞意於經無當也此論

甚明黃實夫

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自信不篤者急於人之我信人臣之于國要其無愧於天無